

新疆汉语方言词根词缀化形式探

张新红¹, 刘 锋²

(1. 伊犁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新疆 伊宁 835000; 2. 伊犁师范学院 外语系, 新疆 伊宁 835000)

摘要:新疆汉语方言中一些词的词根在向词缀发展过程中,与普通话一样不仅仅只存在词根和词缀两极,其中也存在着某些中间状态。本文在综合运用现代汉语词汇及语法化理论方面相关知识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疆汉语方言词根词缀化的形式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分析。

关键词:新疆汉语方言;词根;词缀化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1)03-0061-03

Hopper 曾列出语法化的五条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并存原则,也就是一种语法功能可以同时有几种语法形式来表示。一种新形式出现后,旧形式并不立即消失,新旧形式并存。(沈家煊, 1994:19)用公式表示就是: $A > A/B > B$,它显示了某一形式从 A 到 B 的语法化过程,即 B 出现后, A 不一定马上消失,从 A 到 B 的虚化过程中还存在一个 A/B 并存的中间阶段^[1]。一般认为这个公式很好地体现了语法化过程渐变的性质。而新疆汉语方言词根词缀化的发展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法化普遍规律的制约,表现为在通常情况下,新疆汉语方言词根词缀化将遵循语法化的演变规律进行,即新疆汉语方言词根词缀化过程存在着 $A > A/B > B$ 这一中间状态。但它同时还会存在着与 A 更接近的 A^1 、 A^2 ……或与 B 更接近的 A^1B 、 A^2B ……这些中间状态;以及由 A 到 B 完成词缀化后,进一步虚化为不可析出的成分 B^1 、 B^2 等。

一、从词根虚化为类词缀最后发展成为词缀,即 $A > A/B > B$ 的形式

通常典型的词缀是从词根发展到类词缀、进而发展成为词缀的^[2]。也就是说,从 A 演变到 A/B 并存状态的成分最终抛开 A,到达终点 B。从语法化理论来看,虚化为词缀是这个过程的总趋势。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少 A 发展到 A/B 并存状态的成分后,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不

断远离词根,向典型词缀靠近的。这一进程演化在新疆汉语方言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子”。新疆汉语方言词汇里由后缀“子”构成的派生词为数很多,使用范围也比普通话要广泛得多,一些普通话里不能加后缀“子”的词在新疆汉语方言里都可以加“子”^[3]。这些加“子”尾的派生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构造和意义上,同普通话相比都有其突出的特点。

(1)“子”,表示“儿子”、“种子”“小而坚硬的块儿状物或粒状物”如:父子、谷子、瓜子、棋子、枪子。

(2)当“子”同词根重叠形式结合在一起时,多带有“小”。如:绳绳子(细绳)、棍棍子(小棍)、院院子(小院子)、眼眼子(小洞眼)、刀刀子(小刀)。

(3)不仅名词、量词可以重叠词根后加后缀“子”,而且动词和形容词也可以。这类形容词多是表示性质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多修饰动词。如:盆盆子(盆)、锅锅子(锅)、腿腿子(腿)、圆圆子(搓)、扁扁子(捏)、竖竖子(放)、歪歪子(写)、拧拧子(扭)。

(4)名词后加后缀“子”。如:媳妇子(媳妇)、丫头子(女孩)、儿娃子(男孩)、洋衫子(连衣裙)、汗褂子(衬衫)。

(5)当“子”同词根重叠形式结合在一起时,有时能起区别意义的作用。如:菜汤(烹调后有菜的、汁特别多的副食)——菜汤子(菜吃完后食

收稿日期:2011-07-04

作者简介:张新红(1974-),女,四川成都人,副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语言地理学及历史语言学。

具里剩下的汁儿);灵床(停放尸体的床铺)——灵床子(抬尸体的用具);单子(盖在物体上的大幅布)——单单子(小布单儿:单据之类);豁子(豁嘴的人)——豁豁子(豁口儿)。

从新疆汉语方言“子”的五种用法看,“子”作词根时与普通话一样,都表示“儿子”、“种子”、“小而坚硬的块儿状物或粒状物”的词汇意义,在(2)、(3)中词汇意义开始逐渐虚化,只剩下表示“小”的意义,但其句法意义还没有完全凸显出,我们可以将这两种用法视作还在虚化进程中的类词缀,到了(4)、(5)其词汇意义已经被句法意义所替代,起到了区别意义的作用,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词缀。所以,从这五种的用法来看,新疆汉语方言的“子”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不断远离词根,向典型词缀靠近的。

二、有的因长期保持在中间状态的位置上而成为类词缀,即 $A > A/B$ 的形式

如果说词根和典型词缀是这个虚化进程中的两极,那么处于中间状态的成分会有一条很长的发展路程。这些成分在渐变的过程中,在不同条件的影响下,发展变化的速度也各不相同。其中一部分成分可能发展变化比较慢,较长时间内都保持在中间状态的位置上。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成分与原词根可能会长时期并存甚至纠缠在一起,虚实并用,从而使它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态势。

例如“尕”在新疆汉语方言中,常用在具体名词前,表示人或物的“小”状,含有喜爱之义。使用频率极高,而且意义有所虚化,位置固定,只用于名词词根前。如:尕老虎、尕娃子、尕家伙、尕房子、尕丫头、尕鸡娃子、尕姨(小姨)、尕娃娃(小孩儿)。但当“尕”在新疆方言词中与表示人或物的名词词根组合时,其“小”义依然存在,且仍具有偏正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尕”在新疆汉语方言中也已经词缀化了,但是因其意义的虚化程度和结构关系的存在,它有可能长期保持在这个中间状态的位置上。即它还是处在类词缀的位置上,还没有完全演变成一个典型的词缀。

三、有的成分在还未成为类词缀前停滞,结束词缀化过程,即 $A > A^1$ 、 A^2 的形式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也不能排除,那就是有的成分在还未成为类词缀时,就终止下来,不再向前发展。新疆汉语方言中“手”,已经处于由实向虚

过渡的半途,并已明显表现出一些虚化特征,但它更多还是用作词根,也许它不再进一步词缀化,也就因此而结束了词缀化的过程。如由它构成的词“好喝手”(能喝酒的人)、“好吹手儿”(能吹牛、善于聊天的人),含有在某方面有能力的含义。另外,“手”在进一步虚化,可以表示动作的方式和状态。如“你从背影子看他那个走手儿,根本看不出有七十岁呢”,含有他走路的样子、状态的意思。

当新疆汉语方言的“手”从“人体上肢前端拿东西的部分”的含义演化为“具有某一方面能力人”和“表示动作的方式和状态”,其意义内涵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虚化的意味,但它目前在新疆汉语方言中,停止了向前进一步虚化的进程,终止在了类词缀之前。

再如,新疆汉语方言中的“淞”多用于形容词后,表示人,含反感、厌恶等色彩。如:坏淞(坏人)、奸淞(指非常奸猾的人)、老淞(对男性老人的贬称)、瞎淞(头脑简单的人)、囊淞(非常窝囊的、没本事的人)、乏淞(差劲的、没能耐的人)、拐淞(品德低下的人)、怪淞(刁钻刻薄之人)、楞淞(表示做事不知轻重的人)。当“淞”在演化过程中,其高频使用、类推的特征渐趋明显,已经开始走上了虚化的进程,但是其表示“人”的词汇意义依然比较明显,其词汇结构也比较明显的呈现为偏正结构。所以,我们认为它在向类词缀演化的进程中停止了,结束了词缀化的道路。

四、有的与部分语素组合,已完成词缀化进程,成为词缀,但在与另一些语素组合时,却进一步虚化为无法离析的成分,即 $A > A/B > B > B^1$ 的形式

“家”在新疆汉语方言中有四种用法,这四种用法正好反映了词根先虚化为类词缀,再进一步虚化为词缀,但却未终止词缀化的进程,仍在虚化的进程中。

(1)用在一些表示称呼的名词后:他(你)姐姐家、(你)嫂子家、他(你)婶子家、他大爷家等。当这一类称呼词附有词缀“家”时,前面须有表示泛指代词“他”,有时也用第二人称代词“你”。两者的区别是附加“他”的称呼语可以用来指称对话中的对方,也可以用来指称不在场的第三者;附加代词“你”的称呼语只能指称对话中的对方。

例如:他姐姐家花养得真好。

你嫂子家牛还有吗?

他大爷家桌子不行呢,你去修修。

(2)用在某些时间名词后。该用法的“家”现多改写作“价”。这类时间名词可以是表示泛指。

例如:成天家的都不见个人影。

成日家的就知道玩,不学好。

(3)用在某些表示人的名词后,表示属于那一类人。常见的有:女人家/男人家、小孩子家、大人家、丫头家、老头子家、庄户人家等。如:

例如:丫头家离这边不远。/丫头家哪那么多事情。

我去老头子家。/老头子家的事情,我们老婆子不敢多说。

大人家的事情,小孩子莫问。

“家”在这三种用法中,体现了 $A > A/B > B > B$ 的进化过程。在(1)中,“家”还是一个词根,仍然具备其最初表示“家庭”的词汇意义,在(2)中,这种表示时间名词的用法,已经开始表示泛指,具备了词缀的特征。在(3)“丫头家离这边不远。/丫头家哪那么多事情。”“我去老头子家。/老头子家的事情,我们老婆子不敢多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丫头家离这边不远。”“我去老头子家。”家还处于词根的位置,但在“丫头家哪那么多事情。”“老头子家的事情,我们老婆子不敢多说。”中“家”的词汇意义已经虚化为无。具有了语法意义的指代作用,在“老头子家、丫头家、女人家”中,“家”已经不能从中离析出来,已经是粘附在“老头子、丫头、女人”后的一个词汇成分,就如同普通话中的“人家”一样离析后,意义就会发生变化。说明“家”已经由一个词根虚化为词缀后,并没有停止虚化的进程,依然在向前虚化。

从新疆汉语方言词根词缀化的进程来看,它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这个连续过程中可以存在众多的成员,分出众多的等级。除了典型的词根、词缀以及一般的类词缀外,还可能存在一些更

细微的过渡性成分,靠近词根的一端可能存在有词缀化倾向的语素,另一端则可能存在近乎词缀的类词缀等^[4]。即使在类词缀中,各个成员所处的位置和变化的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接近词根一些,有的则接近词缀一些。接近词根的,其词汇意义虚化程度就低一些,独立性较强,与其他语素组合时,它原来所具有的语法功能虚化程度低一些;接近词缀的,其词汇意义虚化程度就高一些,独立性较弱,与其他语素组合时,它原来所具有的语法功能就高一些。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这样一个认识:词根、词缀这个连续统中的所有成员都处于连续的等级上,在这个连续的等级上,一个词根在词缀化的过程中,它自身所具有的词汇意义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它会从句法层面逐渐转入到词法层面,不再参与构成短语或句子,逐渐失去独立运用能力,从而只能参与构词,成为一种附着成分;它与其它语素组合时,会逐渐消失复合词语素之间的修饰、支配、补充、陈述、并列等意义上的逻辑联系。

尽管本文是从不同的词汇单位去论述词根词缀化的形式,但并不排除同一个词汇单位在虚化进程中,在同一种词汇单位组合中,虚化的进程会有所不同。如“给”,在新疆汉语方言中,几乎所有的行为动词后都可以与“给”组合,如:打给、说给、骂给、走给^[5]。但“给”在与这些词汇单位组合后,却在参与句法结构的时候,因后面成分的不同而出现虚化进程的不同。如将“我走给了一趟”中的“给”删去不用,其意思丝毫没有发生变化,仍然表示“我走了一趟”,这说明“给”在这里意思已经完全虚化,只具有强调的意味,是典型的词缀;但如将“她走给了一天”中的“给”删去不用,则其表示“多量”的意思也将消失,所以,这里的“给”义还没有完全消失,仍具有表示“多量和动作长时间持续”义,这同时说明了其还处于进一步虚化状态中。

参考文献:

- [1] 沈家煊. “语法化”研究综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4): 17-24.
- [2] 沈孟璆. 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6(1): 93-98.
- [3] 董印其. 新疆汉语方言词汇与新疆地域民俗文化[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02(3): 106-108.
- [4] 宋培杰. 浅析“亲属称谓名词”的类词缀化及构成新词的特点[J]. 语言研究特刊, 2002: 116-119.
- [5] 周呈武. 新疆汉语方言词汇和语法特点[J]. 丝路学刊, 1996(4): 34-37.

(下转第72页)

身带给人的美感;同时另类美也推动了时装向前发展,为服装的整体概念打开了又一席新空间。时装文化中另类艺术的风格泛化,为时装艺术打开了一扇神奇的门,样式的借用打碎了风格的门

户之争。它是完全开放的,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可以不分高低地出现在同时同地,显示出另类之美的包容性,使设计师游离于各种风格之间,得到的是无风格的风格。

参考文献:

- [1] 叶立诚. 服饰美学[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
- [2] 包铭新,李霞,郑森. 西方服饰这棵树[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0.
- [3] 余强. 服装设计概论[M]. 成都: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
- [4] 包铭新,曹喆. 国外后现代服饰[M].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8.

Unique Charm in Fashion Culture

FENG YU

(Decorative Art Department, Suzhou Arts and 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Suzhou Jiangsu 215104,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post-modern art, the twentieth century fashion culture showed the trend of the diversification, personalization and offbeat style. It became the independent work of art, a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 acceptance channel.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unique charm in fashion culture revealed its distinctive fascination and grace. Unique charm is now becoming a new fashionable way of life people pursued in today's society.

Keywords: unique charm; fashion; alternative consumption demand

(责任编辑:李开玲)

(上接第 63 页)

Form Analysis of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Word Root Affixization

ZHANG Xin-hong, LIU Feng

(1.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Ili Normal University, Yining City 835000, China;
2. Ili Normal University, Yining City 835000, China)

Abstract: As same as the development of putonghua, the phenomenon of Xinjiang dialect from word root to affix happens not only in word root and affix, also in the middle of them. With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research fruit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logy and grammar, This paper is a descriptive analyzes of the form of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word root affixization.

Keywords: Xinjiang dialect; word root; affixation

(责任编辑:李开玲)